



# 林海音传

从城南走来

夏且雨  
著



K825.6  
910

夏祖丽  
著

从城南走来  
林海音传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城南走来：林海音传 / 夏祖丽著. - 北京：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.3  
ISBN 978-7-108-04222-4

I. ①从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林海音 (1918 ~ 2001)  
- 传记 IV.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9278 号

责任编辑 王振峰  
装帧设计 蔡立国  
责任印制 郝德华  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25.5  
字 数 198 千字  
印 数 0,001 - 8,000 册  
定 价 58.00 元

## 回向的拥抱——给祖丽

席慕容

你是怎样开始的呢 怎样  
提起笔来 写下  
那第一章第一行的文字

为母亲立传  
应该像是一种回向的拥抱吧  
就如海浪一次又一次扑向  
光明温暖洁净的沙岸

母亲给了你的 此刻  
你是如何真挚与爱慕地  
再一一地还报给她

而光影杂沓 在往昔的笑声里  
也许 有泪水会静静滴落  
留在纸上 晕染了字迹

“从城南走来……”  
从生命里最早最早的清晨走来  
从黄鸟叼签算命那最初的预言走来  
在每一个转角之处 你再三回首

重新去追寻那一切记忆的源头

就是这样慢慢铺展开来的吧  
从童年到青春 和  
之后如锦绣般华美的文学岁月  
永远的英子 永远的林海音  
其实早就走进了我们的心中

只是 在你的笔下  
她的光华更加从容

而你又是怎样把书拿给她的呢  
母亲还在身边 还能  
迎着你的目光向你微笑  
你是怎样把书翻开 把灯点亮  
和她一起重新走进  
那在我们的文学史上  
永不消逝的 盛宴

在窗外是逐渐暗下来的暮色  
在岛屿的边缘是永不停歇的海浪

二〇〇一年六月

## 生命的寻根之旅

郁 风

祖丽为了写母亲林海音的传记，于1999年特地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第一次飞来北京，追寻母亲幼年成长的足迹，她称此行为寻根之旅。

北京，是林海音幼年成长、度过花样年华、结婚生子、直到将近三十岁才离开的地方，也是她毕生怀着切肤之亲的地方。而这本《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》也成为作者——传主的女儿省视生命的寻根之旅。

这本传记的最大特点，我以为是：全书以两种口吻来叙述，一种是以评论家的眼光、文学和历史的尺度，来论述传主的作品、作为、性格、环境，并引用文坛其他资料，说得头头是道；而穿插在每一章中，却有另一种：以女儿第一人称的口吻和心情，娓娓而谈，天真、亲切，从最细微的小动作，用从母亲那学来的漂亮京片子语言，活生生勾画出一个热爱生活、珍视生命、勇于奉献的母亲林海音。

祖丽不但是传主的女儿，而且是在林海音中年的主要事业——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工作中，十年相对而坐的助手。她不但熟悉母亲的一言一笑，也深深理解和承袭着林海音的工作作风，写来也就特别真实生动。

与海音结识可追溯到一段往事：

一九五六年，苗子因叶恭绰前辈之介，数度到北京永光寺街拜访过海音的先翁、国学家枝巢老人夏蔚如（仁虎）先生。当时老人已八十多岁，视力衰退，但十分健谈，上下古今滔滔不绝。当时正好报载丧失千年的《广陵散》旧谱在某地寺庙中发现，老人因此絮絮为道《广陵散》自嵇康以后传谱经过，苗子聆之神往。老人并出示毛润之

(泽东)向老人请教《广陵散》的来往信函。

一九八六年苗子写了篇文章介绍他喜爱的夏仁虎先生的《旧京琐记》，并道出这段三十年前拜访老人的往事。后来这篇文章辗转到了在台湾的海音、夏承楹（何凡）的手中，于是，她特别通过香港《良友月刊》的马国亮及董桥两位朋友转信和书给我们。其中就有她主持的“纯文学出版社”重排出版夏仁虎先生的《旧京琐记》及《清宫词》，从此开启了我们之间多年的通信。

一九九〇年海音及夏先生到澳大利亚墨尔本，探望二女儿夏祖丽及女婿张至璋一家。当时我和苗子住在两千公里外的布里斯班，这才第一次和海音通上电话，直接听到海音的京味声音，爽朗亲切。我们年龄相仿，处在同一时代，在北京有许多当年共同的朋友，一下子就把手距离拉近了。海音因此写了一篇《南十字星下的讯息》，记下我们之间这段三代情的因缘。后来这篇文章连带我和苗子给她的信，收录在她的《写在风中》这本书里。

那些年，常常收到海音的信和书，在澳大利亚则常和祖丽通话。每次收到海音的书，我总是翻翻这本，又读读那本，真是放不下手。虽然这些书在时间上跨过几十年，但我的理解和心情都跟得上。她的长篇小说《晓云》里，把那个敏锐又痴情的晓云，从里到外写得呼之欲出，使我重新感觉到自己年轻时对母亲和周围社会的背叛心理。谎言和负疚成为我们那个时代女性的家常便饭，直到自己做了母亲，甚至祖母，才真正体念到自己母亲当年的心思。

人说，林海音家就是台湾文坛的一半，海音那握笔的手，除了提携文坛后进，还把照顾先生和拥抱孩子当做天然乐事。她为老伴儿夏承楹写了三十多年的专栏及一生的作品六百万字编成《何凡文集》出版，在他们俩的影响下，全家三代竟有八位成为有书出版的作家！我不禁惭愧想到，曾经被我青年时代自以为革命的思想所鄙夷的“贤妻良母”这个词儿，已由林海音赋予全新的意义。

一九九〇年后海音多次到北京，但我们都失之交臂，没能见着

面，这是我和苗子最遗憾的。想想是很奇怪，我们生活中经常见面的人很多很多，但未必都了解；可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，却自以为非常了解，而且感觉很亲很亲，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。

这个感觉大概是从二十年前看了《城南旧事》电影就开始了，而在十年前和她通信，看了她写的另一些书之后慢慢加深的。

她的童年和我的童年，同是二三十年代，同在一个古城北京，连家庭环境都那么相似：有父亲母亲和一群弟妹，自己是老大；有旧文化传统，上一代去过日本，呼吸了新鲜空气回来。她今年八十三岁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却是八十五岁。当我回忆我的童年时，隐约出现的情景，已经分不清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《城南旧事》中的影像。说明我看了这作品的感动深深印在心中，已成为自己的记忆；这就是她的作品的魅力。

她写了那么多故事，塑造了那么多生动的女性形象，新旧时代交替的各种典型。她不是以悲欢离合赚读者眼泪，而是以悲天怜人的情怀，和对性格的赞美，使人深深感动。

这本传记记叙了她的全部创作、事业、家庭、社会交往，但是着重地写了那不朽的《城南旧事》，它的创作根源，它的独特的文学风格，一个小女孩“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，一个错综复杂的悲惨的大世界”，以及此书出版后的社会影响和国际文学界的评论。

此外，贯穿全书的是那数十年来历经沧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温馨、开朗、奋发，相亲相爱。这个家庭以林海音为轴心，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，永远在快乐中运转。祖丽说，直到写母亲的传时才发现：“我的童年从来没有丢失过。”她说到父亲夏承楹：“他泡的好茶就像他那个人，溶入了多少代中国家庭的书香，是要慢慢品味的。如果说母亲是太阳，父亲就是月亮，他们的光日夜照射着这个家，这家里的孩子是有福的孩子。”

我没有女儿，很羡慕林海音有如此贴心的女儿写出她的传记。



## 另一段城南旧事

余光中

林海音的小说名著《城南旧事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，所谓城南，是指北京的南城。那故事温馨而亲切，令人生怀古的清愁，广受读者喜爱。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，另有一段“城南旧事”，林海音自己未写，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。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，却在台北。

初识海音，不记得究竟何时了。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十年代之初。我在《联副》经常发表诗文，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年，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。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，渐渐成为朋友，进而两家来往，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。

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。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，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，都在城南，甚至同属古亭区。从我家步行去她家，越过汀州街的小火车铁轨，沿街穿巷，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。

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，我还在《联副》刊登了长篇的译文，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《书袋》和《生活》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《缪斯在意大利》，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。

记得夏天的晚上，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。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，都会欣然跟去，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，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，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“捞金鱼”。

海音长我十岁，这差距不上不下。她虽然出道很早，在文坛上比

我先进，但是爽朗率真，显得年轻，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。但径称海音，仍觉失礼。另一方面，要我像当时的那些女作家呢呼“海音姐”或“林大姐”，又觉得有点俗气。同样地，我也不喜欢叫什么“夏菁兄”或“望尧兄”。叫“海音女士”吧，又太做作了。最后我决定称她“夏太太”，因为我早已把何凡（夏承楹）叫定了“夏先生”，似乎以此类推，倒也顺理成章。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，不够交情。

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，所以祖美、祖丽、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，倒真像一群大姐姐。她们玩得很高兴，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，也因为我家的四珊，不瞒你说，实在很乖。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，又是男生，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。

不过在夏家做客，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，什么呢，不是陌生，而是奇异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，他们不但说京片子，更办《国语日报》，而且在“国语推行委员会”工作。他们家高朋满座，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。在这些人面前，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，中不卷，尸△不分，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。用语当然也不道地，海音就常笑我把“什么玩意儿”说成“什么玩意”。有一次我不服气，说你们北方人“花儿鸟儿鱼儿虫儿”，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“肉麻儿”。众人大笑。

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。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，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，至少就包括潘磊、黄用、王文兴与“蓝星”的众多诗人。巷腰曾经有《新生报》的宿舍，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。巷底通到同安街，所以《文学杂志》的刘守宜、吴鲁芹、夏济安也履印交叠。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，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，来按电铃。

就像旧小说常说的，“光阴荏苒”，这另一段“城南旧事”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。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

了家。从一九七四年起，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。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，却来了高雄，常住在岛南，不再是城南了。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。

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，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，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，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。每次从香港回台，几乎都会去夏府作客。众多文友久别重聚，气氛总是热烈的，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，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，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。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，流利而且透彻，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，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，成为众客共享的耳福。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，往往最后才出场，比起女主人来也“低调”多了。

海音为人，宽厚、果决、豪爽。不论是做主编、出版人或是朋友，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。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，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、交情之笃，是罕见的。她处事十分果决，而且决定得很快，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，或事后懊悔。至于豪爽，则来自宽厚与果决：宽厚，才能豪；果决，才能爽。跟海音来往，不用迂回，跟她交谈，也无须客套。

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。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，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，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。她好吃，所以精于厨艺，喜欢下厨，更喜欢陪着大家吃。她好热闹，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，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，话题新鲜，谈兴自浓。她好摄影，主要还是珍惜良会，要留刹那于永恒。她的摄影不但称职，而且负责。许多朋友风云际会，当场拍了无数照片，事后船过无纹，或是终于一叠寄来，却曝光过度，形同游魂，或阴影深重，疑是卫夫人的墨猪，总之不值得保存，却也不忍心就丢掉。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，而且冲得快，不久就收到了，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。

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和菜肴，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，并且引发话题。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，在小鸟与青蛙之外，更多的是象群。她收集的瓷象、木象、铜象姿态各殊，洋洋大观。朋友知道

她有象癖，也送了她一些，加起来恐不下百头。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“象征”，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、祥瑞的容貌。海音素称美女，晚年又以“资深美女”自嘲自宽。依我看来，美女形形色色，有的美得妖娆，令人不安，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。

这位美女主编，不，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，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《联副》，继而将之发表于《纯文学月刊》，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。我的文集《望乡的牧神》、《焚鹤人》、《听听那冷雨》、《青青边愁》，诗集《在冷战的年代》，论集《分水岭上》都在她主持的“纯文学出版社”出书，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，由作者末校。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：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，一切都不用操心，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。欣然翻玩之际，发现封面雅致大方，内文排印悦目，错字几乎绝迹，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。那个年代书市兴旺，这六本书销路不恶，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，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。

“纯文学出版社”经营了二十七年，在一九九五年结束。在出版社同仁与众多作者的一片惋惜之中，海音指挥若定，表现出“时穷节乃见”的大仁大勇。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，毅然决然，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，又不辞辛劳，一箱一箱，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。这样的豪爽果断，有情有义，有始有终，堪称出版业的典范。当前的出版界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？

海音在“纯文学出版社”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，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。祖丽参与社务，不但为母亲分劳，而且笔耕勤快，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“纯文学丛书”。出版社曲终人散，虽然功在文坛，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。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，不但文坛推重，友情丰收，而且家庭幸福，亲情洋溢。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：“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”，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“牵手”，走完全程。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，《城南旧事》在大陆拍成电影，赢得多次影展大奖，又译成四种外文，制成绘图版本。

# 自序

夏祖丽

回顾母亲的一生，是个动人难忘的经历。

为母亲写传，意外地成为我省视生命的寻根之旅。

踏遍台北城南和北京城南，母亲度过八十个岁月的人生，我像重活一次《城南旧事》里的英子，也重活一次自己。

上百卷的访谈录音，大批书籍、信函、资料及日记，两年多来，我浸淫在母亲说的话、写的文章、做的事中，她的性格、她的生活、她的为人……我的童年、我的回忆交错在母亲丰厚的一生里。

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女儿，玛丽·索玛丝（Mary Soames），写她的母亲传记《克莱梦汀·丘吉尔》（*Clementine Churchill*）时曾说：“当我写时，我虽是个旁观者，有时自己也会进入故事里，成为目击者，甚至参与了这些影响我们四十年的生活事件。”这样的感受，也正是我为母亲作传的写作心情。本书中所排不同的仿宋体字就是我以第一人称写的部分。愿读者和我一起走入时光隧道，进入英子/林海音的世界。

写完《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》，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喜悦。我仿佛回到台北“纯文学出版社”，回到我与母亲面对面工作十年的小办公室里，母亲兴致勃勃地进门来对我说：“来，咱们可以好好地这件事做起来！”内向的我，在书写的过程中学到开放自己，学到母亲的人生态度，那就是，有些事是不必害怕的。

二〇〇〇年九月于墨尔本

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，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，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。子敏领着几位作家，用各自的乡音朗诵，颇为叫座。我致词说：“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，她简直是常青林。她植树成林，我们就在那林阴深处……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。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，照理，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。可是何凡和林海音，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？还是台语说得好，夫妻是‘牵手’。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，都站在前面。”

暮色苍茫得真快，在八十岁的寿宴上，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。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。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，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，不免就失去了聚焦。美女再资深也会老去，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。我应邀致词，推重寿星才德相侔，久负文坛的清望，说如果早二十年，她是出任台湾“文化部长”的最佳人选，“可是，一个人做了林海音，还稀罕做‘文化部长’吗？”这话突如其来，激起满堂的掌声。

四年后，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。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、痲弦坐在台上，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。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。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，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、开朗的齿光照照着我们，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。刚才放映的纪录片，从稚龄的英子到耄年的林先生，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，而放眼台下，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，却形单影只，不，似乎只剩下了一半，令人很不习惯。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，觉悟自己的“城南旧事”，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“城南旧事”，终于一去不回。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，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。

# 妈妈的花儿落了！

## ——再版新序

夏祖丽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深夜，母亲在台北去世，离开了她热爱的人间，仿佛是在一场快乐的聚会里站起来说：“我走了！”先离席而去，她的音容笑语还留在眼前，那么清晰，却又那么遥远！

母亲善感却不多愁，她下笔很淡，感情很浓。晚年她连悲剧电影都不愿看：“我感到人生的悲哀太甚，心情不能负担。”因此，我们依母亲的个性，在家里布置了一个温馨清雅的灵堂，不像一般那样苍白悲伤，不然她会用清脆的声音，快人快语：“干吗弄得那么惨啊！”

我们挑了一张母亲很喜欢的照片，放大了挂在墙上。她穿着灰色斜条带圆点旗袍，两手交叉胸前，雍容自在地倚在门边，笑得自信、慈爱。围绕在照片四周的是粉的、紫的、白的兰花和各种鲜花。铺着粉色丝缎的桌上，陈列了她一生的作品。“莲海音颺”，母亲这一生写了许多好文章，出版了许多好书，她就像个辛勤的园丁，满意地看着她花繁叶茂的园子。

家祭那天，我们围在典雅的棺木边，每人拿一枝蝴蝶兰向她道别。她仍是那么美，特别的安详。母亲十三岁就失去父亲，凭着坚强的个性长大，成为一个积极乐观的女子，她一生照顾身边人，没一刻休息，燕生舅舅为她盖棺的一刹那，我想她这一次真的可以安息了。

大殓完成，我们伴送母亲走人间最后一程，前往火葬场。想到她即将火化成灰，不舍，不舍啊！那熊熊的烈火熔化不了充满光与热的母亲。

车子上了高架桥，天上突然出现彩虹。三天前，也是母亲身后第七天，我们去看她，天边也有这么一道彩虹，印象中，只有天高地远的澳大利亚才有这么美的彩虹，接连两次看到彩虹，是接引母亲吗？爱美的母亲如果在世，一定会用明快的声音说：“看啊！彩虹在那儿！”

母亲安置长眠在一个美丽的花园，居高临下，远处是一片海，我仿佛看到她那在病中仍然晶莹剔透的双眼，飞越过林间，奔向海潮浪花处。

母亲去世后，晚上父亲一如平日，一个人在房间看书看报。我发觉他看的是同一本书，我给母亲写的传记，他先前早不知看过多少遍了。一天黄昏，父亲精神不错，从房里走出来，坐在客厅沙发上和我们聊天，窗外的余晖映在他身上，这半年父亲也住了好几次医院，人瘦了一圈。他突然开口说：“我看了书里我和你妈年轻时在北平的那些事儿，真有意思啊！我想我可以写个《城南旧事》续篇，把你没写的写出来。”他脸上闪过一丝满足的甜蜜。

父亲沉默寡言，不善表达感情。我想，他也许是借着重温与母亲共度的岁月，来纾解哀伤和思念吧！父母亲结缡六十二年，一路同行，这次母亲“大离开”，九十一岁的父亲像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。那痛，是言语不能形容的。

犹记二〇〇〇年年底，我从澳大利亚回台北陪伴双亲，一个月后又带着我刚刚完成、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《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》飞到北京，代表病中的母亲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、北京海峡两岸经济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及台海出版社为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四十年举办的“林海音作品学术研讨会”，就在离京前夕，意外地造访了父母亲一九三九年结婚的北京协和医院礼堂。

薄暮穿过木格窗棂，使礼堂内平添古意。我站在当年母亲穿着婚纱走来的长长走道上，想象半个多世纪前，地毯的另一端，年轻焕发的父亲，是以多么欣慰的心情迎娶自幼失怙、协助寡母、拉拔姊妹成人的美丽聪慧女子时，心中不禁微微激动。我代病中的母亲回来了！



一九九九年年初，我开始以两年的时间撰写母亲的传，当时母亲已很衰弱，我书写的过程也格外辛苦，常常工作彻夜，不觉窗外转为黎明，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。

书出版后，立刻被台湾最负盛名的诚品书店选为当月推荐好书，印了大批书签海报在几十家连锁店推荐宣传。接着又被《联合报》选为当年度最佳书籍。网上《明日报》颁赠两座“二〇〇〇年评审票选及网友票选最佳书籍”。这一连串殊荣，使我深深感到母亲的生命丰实光华，了无遗憾！

如今在母亲逝世后，她的传记能在她思念的心灵故乡——北京，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，也就格外有意义了。感谢郁风女士、余光中先生为本书作序，好友席慕蓉以诗写下她的读后心情。而家父何凡先生、外子张至璋，我在台湾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以及美国、澳大利亚的亲人朋友提供资料，协助访问，使这本书得以完成。

在我五岁童年的记忆里，有这样一幕：母亲牵着我的小手，在阳光下穿过台北城南植物园的荷花池。那时我刚刚从一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大病中痊愈，回到幼稚园上课，那个幼稚园就在植物园里。苍白瘦小如猫的我，与丰腴美丽的母亲站在灿烂的荷花池畔，看着池中粉粉的荷花和青青的浮萍在风中颤动，我幼小的心灵想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大朵的花、这么大片的叶子呢？我看着看着不觉害怕起来，紧紧捏着母亲的手。母亲俯下身来说：“你是不是又头昏了？”

那时，父母亲各有一部脚踏车，他们每天骑车到报社上班。父亲的是部男车，他在车后座安装了一个有扶手靠背的小藤椅，小藤椅下边还有两个小脚踏板，我和姐姐每天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小花裙，一前一后坐在父亲车上，到幼稚园上课，我坐后座的小藤椅，高高在上，东盼西望，神气得很。